

城乡融合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特征与路径

马晓冬^{1,2,3}, 李鑫^{1,2,3}, 顾晓波¹, 胡睿¹

(1. 江苏师范大学地理测绘与城乡规划学院, 徐州 221116; 2. 江苏师范大学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院, 徐州 221116; 3. 江苏师范大学特色镇村建设与土地管理研究基地, 徐州 221116)

摘要: 城乡融合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也是城乡持续转型过程。以淮海经济区为研究区,剖析了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通过城乡转型多维定量评价与比较,诊断了研究区城乡融合状态,提出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结果表明:(1)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面临“两分离一切变”而导致的“三不足”的困境,即传统农区的“居业分离”、资源型城市的“产城分离”和省际交界区的“切变效应”,导致乡村转型的内在动力不足、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力不足和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协同力不足。(2)城乡转型状态呈现出经济、社会和空间多维相关的特征,转型过程的城乡异速不同步和转型格局的城乡异构非均衡现象并存;采用对比聚类法,划分出城乡转型滞后型、乡村转型滞后型、城市转型滞后型和城乡转型同步型四种类型。(3)推进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碎片化”困境,分类推进城乡协同转型发展,加强省际交界区城乡发展的跨域协同。

关键词: 城乡融合;城乡转型;跨域协同;淮海经济区

城乡融合发展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中心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同时涉及制度(包括公共服务)、产业、区域三个维度的差距^[1]。“十九大”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意在更好地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重大问题。城乡融合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也是城乡持续转型的过程,城乡空间结构再组织的过程^[2]。分区分类探索城乡地域系统形成演化机理,提炼不同地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从而全面认知中国城乡发展规律和变化趋势,提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科学路径,是时代赋予地理学的重要任务^[3]。

随着长期以来二元体制下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市民偏向的分配制度和重工业偏向的产业结构,加深了城乡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离的“三分”矛盾,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发展转型进程^[4],而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小规模、低收益,以及重数量、规模扩张的快速城镇化模式引起诸多空间非均衡发展问题,在短期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由城市溢向农村,从一维转向多维^[5]。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价值重塑的过程,旨在消除阻碍城乡发展的因素,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实现城乡发展要素回报趋同,本质是通过城乡互动互补实现城乡地域功能的整体优化^[6]。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也是乡村振兴过程,有序地推进乡村的人居环境、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和治理模式等转

收稿日期: 2020-02-20; 修订日期: 2020-05-1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2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YJZJH089);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BK20191468)

作者简介: 马晓冬(1971-),男,江苏徐州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与区域规划。

E-mail: xiaodgma@163.com

型,由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驱动^[7]。城乡融合最终是为了实现城乡空间均衡发展,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相当,即城乡等值化。农村生活条件、生活质量达到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的目标^[8],是城乡地域系统人口—资源—环境均衡发展,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协调统一的过程^[9]。城乡融合发展可以理解为“多样而统一的发展”,即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内,各自都能够发挥比较优势,形成相互供给与需求且人均收入水平趋同的状态^[1]。城乡融合既要推进城乡发展的转型,以规划一体化促进城乡空间融合、以产业链重组再造促进城乡产业融合、以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促进城乡社会融合、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城乡要素融合;也要优化重构城乡地域空间结构,达到内部组织和外部引导下的结构稳定、空间组织多样的城乡整体发展的理想状态,形成由城镇地域和乡村地域相互交叉、渗透、融合而成的一个城乡融合系统^[4]。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人文环境分异与城乡空间格局的差异决定了城乡地域类型的复杂多样性。不同城乡地域系统演化的格局与过程是城乡融合发展施策的科学基础。学界不仅要重点研究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模式,也要面向中东部地区城乡转型及融合发展的特征与路径开展研究。淮海经济区是黄淮海平原农区的重要组分,人地关系、资源禀赋与城乡发展阶段等具有典型性。本文基于城乡地域系统视角,探讨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城乡转型特征和融合发展路径,以期为分区分类推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路径借鉴与模式经验。

1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淮海经济区设立于1986年,由苏鲁豫皖4省接壤的20个地级市组成,涵盖苏北地区的徐州、宿迁、连云港、盐城、淮安,鲁南地区的济宁、枣庄、临沂、泰安、菏泽、日照、莱芜(2019撤市设区),豫东地区的商丘、周口、开封,以及皖北地区的宿州、淮北、阜阳、蚌埠、亳州等(图1)。淮海经济区是我国黄淮海平原的组成部分,区域土地总面积17.81万km²,2018年总人口为1.2亿,地区生产总值5.4亿元。淮海经济区不仅是苏鲁豫皖的省际交界区、四省经济发展的边缘区,也是我国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传统农区,还是我国东部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资源型城市集聚区域。淮海经济区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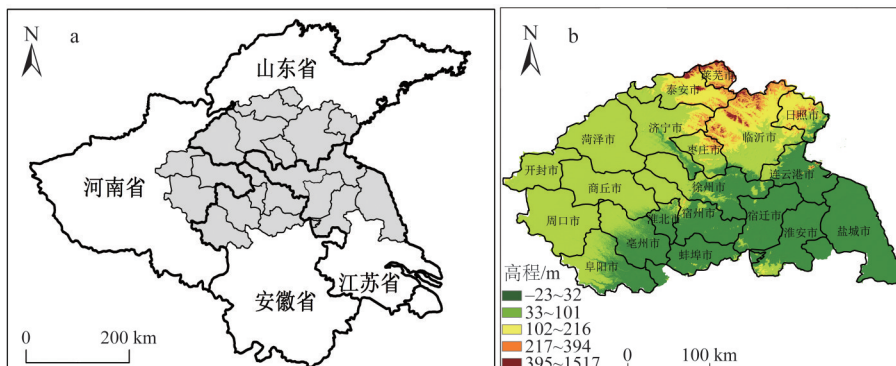


图1 淮海经济区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of Huaihai Economic Zone

具有“城乡双转型”特征，二元结构明显，同时其区域发展“碎片化”特征也较典型，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多重困境。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采用理论探讨—实证解析—对策路径的技术路线，基于淮海经济区现状特征梳理，探讨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通过乡村转型和城市转型多维定量评价，剖析城乡转型的时空格局与地域类型，诊断研究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状态；面向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困境和转型类型，从城乡协同转型和跨域协同两个方面提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

本文的实证研究，从乡村转型和城市转型两个系统来诊断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的状态。构建乡村转型度和城市转型度指标，并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空间转型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区域内分布有较多资源型城市，城市转型度评价中引入环境转型指标。根据城乡系统的要素—过程—结构之联系，城乡转型的测度指标不仅要能反映系统结构变化，同时也为系统功能转型提供解释；综合指标体系不仅要能概括系统转型总体特征，同时应能为主要维度的识别提供准确信息。设 RT 、 R_{Ec} 、 R_{So} 、 R_{Sp} 分别为乡村地域的综合、经济、社会和空间转型指数， UT 、 U_{Ec} 、 U_{So} 、 U_{Sp} 、 U_{En} 分别为城市地域的综合、经济、社会、空间和环境转型指数，其数值大小反映城乡转型变化剧烈程度，最后综合比较城乡转型的协同性，形成城乡系统转型的类型结构。

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表2，其中，指标属性表征结构关系，指标内涵映射功能联系。在对各指标原始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分正向指标和负项指标）的基础上，以熵值法计算权重，通过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分维及综合指数值。

表1 乡村转型指标体系及解释

Table 1 Index system and interpretatio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属性	指标释义/单位
乡村转型 (RT)	经济转型 (R_{Ec})	农业产值占比 (Ec_1)	-	农业总产值/地区总产值/%
		农村人均纯收入 (Ec_2)	-	农村人均纯收入/元
		农业投入占比 (Ec_3)	-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转型 (R_{So})	农村人口占比 (So_1)	-	乡村总人口/地区总人口/%
		农业从业人员 (So_2)	-	农业从业人员数/人
		农业劳动力占比 (So_3)	-	农业从业人员数/全社会从业人员数/%
	空间转型 (R_{Sp})	地域异质性 (Sp_1)	+	建设用地面积/辖区国土总面积/%
		农业耕地占比 (Sp_2)	-	常用耕地面积/辖区国土总面积/%

$$RT = R_{Ec} + R_{So} + R_{Sp} = \sum_{i=1}^3 a_i \times Ec_i + \sum_{j=1}^3 b_j \times So_j + \sum_{k=1}^2 c_k \times Sp_k \quad (1)$$

$$UT = U_{Ec} + U_{So} + U_{Sp} + U_{En} = \sum_{i=1}^3 m_i \times Ec_i + \sum_{j=1}^3 n_j \times So_j + \sum_{k=1}^3 h_k \times Sp_k + \sum_{l=1}^3 t_l \times En_l \quad (2)$$

式中： a_i 、 b_j 、 c_k 和 m_i 、 n_j 、 h_k 、 t_l 为根据熵值法求取的权重系数，其他表征见表1与表2。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实证研究以淮海经济区20个地市的市域为基本研究单元。研究时间截面为2005年、2010年和2017年，因为2005年国家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历史任务，2010年淮海经济区开始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2017年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数据主要来源于各时期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淮海经济区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变

表2 城市转型指标体系及解释

Table 2 Index system and interpretation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属性	指标释义/单位
城市转型 (UT)	经济转型 (U_{ec})	城市财政水平 (Ec_1)	+	市辖区地方一般财政收入/亿元
		服务业发展水平 (Ec_2)	+	市辖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
		投资能力 (Ec_3)	+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社会转型 (U_{so})	城市失业率 (So_1)	-	市辖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从业人员比例/%
		城市教育水平 (So_2)	+	市辖区专任教师数/千学生/(人/千人)
		城市医疗服务 (So_3)	+	市辖区医院病床数/千人/(张/千人)
	空间转型 (U_{sp})	城市用地规模 (Sp_1)	+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hm ²
		城市人居规模 (Sp_2)	+	居住用地面积/hm ²
		建成区比例 (Sp_3)	+	建成区占市辖区面积比例/%
	环境转型 (U_{en})	污水处理率 (En_1)	+	污水处理率/%
		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En_2)	+	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人均绿地面积 (En_3)	+	人均绿地面积/m ²

动对时序数据的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和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均换算为以2005年为基期的可比价,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或均值插补法予以填补。虽有部分地市经历过行政区划或区划调整,但不影响同一地区各年份统计数据间的连续性与兼容性。

2 结果分析

2.1 城乡融合视角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面临的困境

2.1.1 “居业分离”主导的传统农区,乡村转型的内在支撑力不足

作为我国七大农产品主产区之一黄淮海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淮海经济区承担着国家粮食生产与供给的重要功能,全区耕地面积为10.2万km²,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7.6%;粮食产量为8400万t,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3.3%。同时,淮海经济区农村人口有7600万人,粮食生产系统的农户生计保障功能仍十分重要。区域以“小农”生产为特征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占据核心地位,传统农耕模式较为典型。耕地利用方式以分散到户、小规模细碎化经营为主体,乡村发展局限于农业,农业发展多局限于种养,“低功能生计型农业”特征鲜明^[9]。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剩余劳动力多且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而资源型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有限,导致了普遍的“居业分离”现象。“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成为主导^[10],人口跨域输出规模较大,2018年全区流动人口达2200万人,中坚农民和精英农民流失较多,乡村转型发展的内在支撑力不足(图2)。

2.1.2 “产城分离”为特征的资源型地域,城市对乡村辐射带动力不足

淮海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区域内分布有鲁西南、苏北、淮北、豫东四大煤田,拥有枣庄、滕州、肥城、新汶、济宁、徐州、大屯、淮北、永城等十大煤矿区,有14座资源型城市和5座老工业基地,属于较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集聚区。区域发展存在城—矿(产)—乡三元结构,多个城市进入资源衰退或资源再生发展阶段,“资源优势陷阱”凸显^[11]。城市经济在资源采掘阶段形成的能源生产主导的产业体系,其前后向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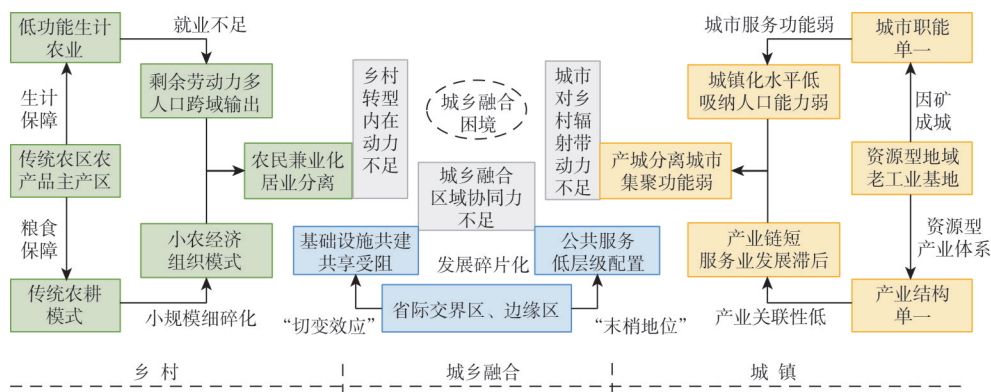


图2 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面临的“困境”

Fig. 2 Predica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系及区域联系较弱，产业链条短，嵌入式“飞地”经济特征明显。资源依托型的经济增长难以激活带动城乡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制约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工矿型城市的职能较为单一，且同质化倾向明显，多数城市服务功能相对滞后，“产城分离”现象较为普遍，吸引人口与经济活动集聚的动力不足。区域城镇化水平较低，城市辐射带动乡村发展的能力不足（图2）。

2.1.3 “切变效应”显著的省际交界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力不足

淮海经济区所在的苏北、鲁南、豫东和皖北地区，远离各省省会城市和经济发展核心区域，均为各省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域，如苏北地区的人均GDP仅为苏南的43.8%。而城乡公共服务资源一般按行政区层级进行配置，并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特别是在城乡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文化资源供给配置上，往往是城市行政层级越高经济越发达，资源配置规模和等级越高^[12]。显然，淮海经济区各地市的城乡公共服务配置均处于各省“末梢”地位。同时，由于该区域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区，行政区经济具有内敛性、闭合性、切割性和界限性等特质，在较落后的省际交界区域会被进一步放大而凸显“切变效应”^[13]，导致跨域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如基础设施、流域治理、环境保护、治安维稳等）更加困难，从而使得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区域协同能力明显不足（图2）。

2.2 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的特征与类型

城乡融合是城乡转型发展的理想状态或目标，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是传统农区乡村和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持续转型的过程。通过对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特征与类型的实证分析，诊断其城乡融合发展的状态。以城乡转型多维度分析揭示转型过程，以多截面城乡转型数据呈现格局特征，以城乡转型空间协同性划分地域类型。

2.2.1 乡村转型特征

(1) 乡村转型的影响维度

乡村转型是多维度共同影响过程。以熵值法求取表1中各指标层的权重，进一步汇总成准则层的权重。该权重能反映淮海经济区乡村转型的分维贡献度，即乡村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空间转型对乡村转型的贡献，进而反映出影响乡村转型的维度（表3）。

表3 淮海经济区乡村转型的分维贡献度

Table 3 Weights of different factors to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

年份	乡村转型 (RT)	经济转型 (R_{Ez})	社会转型 (R_{So})	空间转型 (R_{Sp})
2005	100	30	26.4	43.6
2010	100	71.93	16.35	11.72
2017	100	34.55	44.14	21.31

淮海经济区乡村转型的分维贡献度具有阶段性演化特征。2005年,经济、社会和空间转型对乡村转型的贡献度大体相当,空间转型贡献度稍高;2010年,经济转型对乡村转型的贡献度明显提高,显然这一时期的乡村经济转型推动了乡村整体转型;2017年,社会转型的贡献度有所升高,成为推动乡村转型的主要维度,经济转型和空间转型次之。总体看,淮海经济区的乡村转型过程中,经济转型对乡村转型的贡献度始终较高,是推动乡村转型的主要维度,社会转型的推动力在不断加大,空间转型的贡献有所减小。这也验证了相关研究提出的我国乡村转型阶段理论上可以分为“土地整治促增产阶段—农业结构调整促增收(致富)阶段—公服设施建设促均衡阶段”的观点^[4]。

(2) 乡村转型的格局演化

根据表1的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按式(1)计算淮海经济区乡村转型的综合指数和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空间转型等分维指数,并运用自然断裂点分级法(Jenks)分成低速转型、较低速转型、较高速转型和高速转型四级(图3)。

由图3可知:①淮海经济区乡村转型格局呈现一定的带状集聚特征,并有演化趋势。从空间分异看,淮海经济区乡村转型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明显,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西部的豫东三市始终是乡村转型综合指数较高的区域,并与鲁南地区或皖北地区相连接,形成较为明显的乡村快速转型集聚带,2005年和2017年前后豫东—鲁南快速转型集聚带都比较显著,但是在2010年前后演化为豫东—皖北集聚带。②淮海经济区乡村分维转型的格局呈现出结构性分异特征,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空间集聚特征较明显,空间转型相对离散且演化较快。豫东地区一直是乡村经济、社会和空间转型较快的区域,皖北和苏北地区经济转型相对较快,鲁南地区的社会转型相对显著。总体来看,淮海经济区的乡村社会转型格局与总体转型格局具有相似的空间结构;2010年经济转型格局与乡村总体转型格局有大致类似的区位结构。从空间格局演化上看,乡村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是淮海经济区乡村转型的主要力量,豫东地区和鲁南地区都是我国传统农区,农业结构调整持续且深入,农村人口基数大且输出人口多,乡村社会经济结构持续转型对乡村总体转型的影响较大。

2.2.2 城市转型特征

(1) 城市转型的影响维度

城市转型是一个多维度共同影响过程。以熵值法求取表2中各指标层的权重,进一步汇总成准则层的权重。该权重可以反映淮海经济区城市转型的分维贡献度,即乡村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空间转型和环境转型对城市转型的贡献,进而反映出影响城市转型的维度(表4)。

城市转型的分维贡献度呈现出相对均衡的特征,经济、社会、空间和环境转型对城市转型的贡献度大体相当。相对而言,经济转型的贡献度在四个维度中所占比例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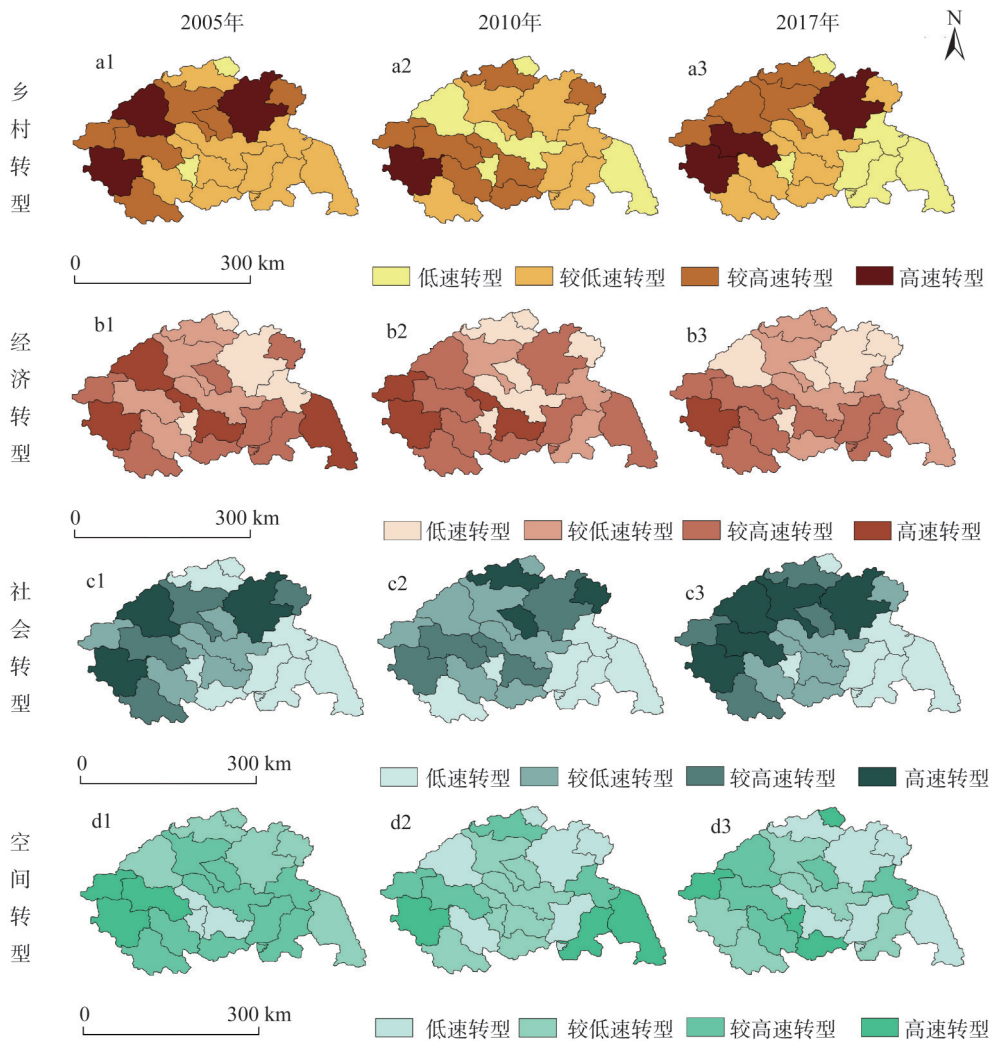


图3 淮海经济区乡村转型格局演化

Fig. 3 Spatial pattern and change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表4 淮海经济区城市转型的分维贡献度

Table 4 Weights of different factors to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

年份	城市转型 (U_T)	经济转型 (U_{Ec})	社会转型 (U_{So})	空间转型 (U_{Sp})	环境转型 (U_{En})
2005	100	34.64	21.65	21.29	22.42
2010	100	29.74	21.80	25.20	23.26
2017	100	26.55	22.47	27.07	23.91

但其贡献度也有逐步减小趋势；社会转型、空间转型和环境转型对城市转型的贡献度有增加趋势，特别是空间转型的贡献度提高稍快。2005年，经济转型对城市转型贡献度最高；2010年，经济转型贡献度有所下降，空间转型的贡献度上升较快，环境转型贡献度略有增加；2010年，空间转型对城市转型的贡献度略超经济转型。淮海经济区城市转型的分维贡献具有资源型城市的特征，经济转型虽然较为重要，但带动社会、空间和环境

转型的成效并不明显,城市化(空间转型)影响城市转型作用有所显现;环境转型和社会转型维度具有一定的影响。

(2)城市转型的格局演化

根据表2的城市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按式(2)计算淮海经济区城市转型的综合指数和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空间转型和环境转型的分维指数,并运用自然断裂点分级法(Jenks)分成低速转型、较低速转型、较高速转型和高速转型四级(图4)。

由图4可知:①淮海经济区城市转型的总体格局具有一定的集聚特征,但高速转型的城市数量较少。城市转型高速和较高速地区主要集中在鲁东南和苏北地区,多数为资源型城市或老工业基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集聚性在减弱。徐州是唯一在各个时期都为高速转型的城市,鲁南的济宁、泰安、临沂和苏北的淮安一直保持着较快转型;转型较慢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豫东、皖北和鲁西南的部分地市。②淮海经济区城市转型的分维格局呈现出大致相似的结构特征,经济和空间转型较快的城市多集中分布在苏北和鲁南地区;社会转型的分布相对离散,豫东和皖北的部分城市社会转型较快但格局演化明显;环境转型的集聚特征也较为明显,且与资源型城市分布相关。总体来看,淮海经济区的城市转型的格局具有资源型城市导向性,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点是推动产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经济转型和空间转型格局具有与城市总体转型较为相似特征和演化趋势,二者叠加共同影响了城市转型的分异格局。

2.2.3 城乡转型的比较与聚类

根据分析所得的2005年、2010年和2017年的乡村转型和城市转型的综合指数,分别计算各地市城乡转型综合指数的平均值,然后进一步归并为低速转型、中速转型和快速转型三级,逐一比较各地市城乡转型的分级情况,并按比较结果进行聚类:城乡转型综合平均指数同属于快速或中速的城市(无同属低速转型的城市),为城乡转型同步型;城乡转型综合平均指数中只有一个属于快速转型的,划为乡村转型滞后型或城市转型滞后型;城乡转型综合平均指数中没有快速转型的,且有一个中速或低速转型的,划为城乡转型滞后型(图5)。

从乡村转型和城市转型的综合平均指数分级对比来看,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类型的分布具有较为明显的省域集聚特征,四个类型按省域板块分布比较集中:豫东地区的城乡转型类型都是城市转型滞后型,苏北地区以乡村转型滞后型为主,皖北地区的城乡转型双滞后型较多,鲁南地区主要分布的是城乡转型同步型。这进一步印证了省际交界区发展存在着“切变效应”,也揭示出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的关联性不强、二元结构突出等问题。进一步将城乡转型分类图(图5)与乡村转型、城市转型格局演化图(图3、图4)进行比对,可以发现:(1)城市转型滞后型主要集中分布在淮海经济区的西部,包括豫东三市和鲁西南的菏泽市,其中开封和周口市都是城市空间转型滞后,周口和菏泽是城市经济、社会 and 空间转型等多维滞后;(2)乡村转型滞后型包括苏北的徐州、连云港、淮安和皖北的蚌埠、鲁南的泰安市,其中徐州、泰安为乡村经济转型滞后,其余三市都是乡村社会转型滞后;(3)城乡转型双滞后型主要分布淮海经济区南部,包括皖北地区的四市和苏北的宿迁和山东的莱芜,都为城乡经济、社会 and 空间转型等多维滞后;(4)城乡转型同步型主要分布于淮海经济区的北部,包括鲁南的济宁、临沂、枣庄、日照和苏北的盐城,其中济宁和临沂属于城乡快速同步转型,其余三市都是城乡中速同步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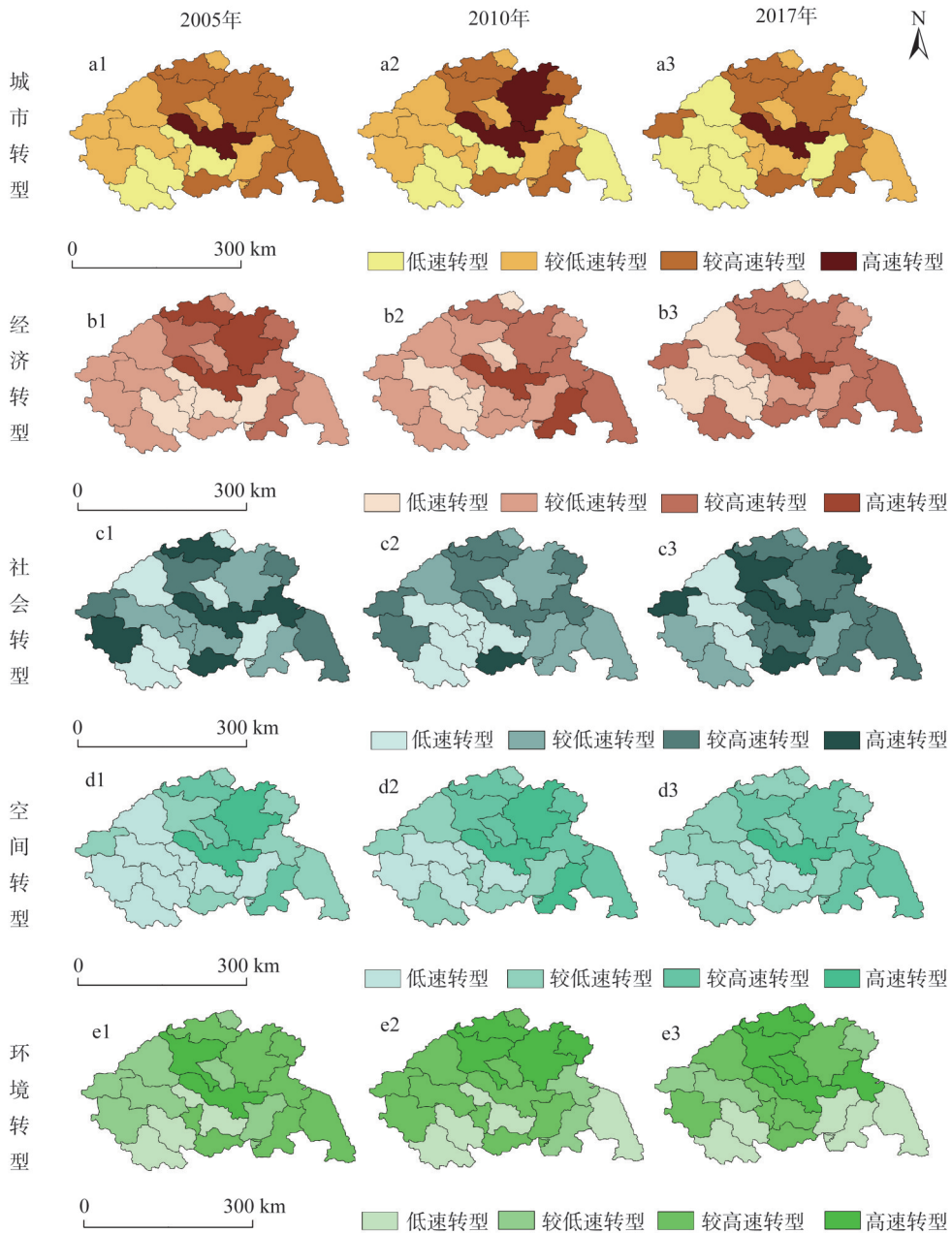


图4 淮海经济区城市转型格局演化

Fig. 4 Spatial pattern and changes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2.3 推进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

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所呈现出的转型格局城乡异构非均衡、转型过程城乡异速不同步等特征，与其传统农区、资源型城市集聚区和省际交界区等区位特征是密切相关的。针对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城乡转型呈现的格局特征和地域类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路径是要分类推进城乡协同转型和跨域协同治理。具体来讲，就是

面向城乡转型的不同类型，以推进传统农耕型农业向现代市场型农业为着力点，推进农业产业化与乡村多功能协同发展，着力重塑促进乡村转型的内在支撑力；要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转型为抓手，推动产城融合发展，提升城乡就业水平，协同推进城镇化与村镇化，着力增强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力；同时，还要以增加省际区域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推进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体制构建为目标，着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力（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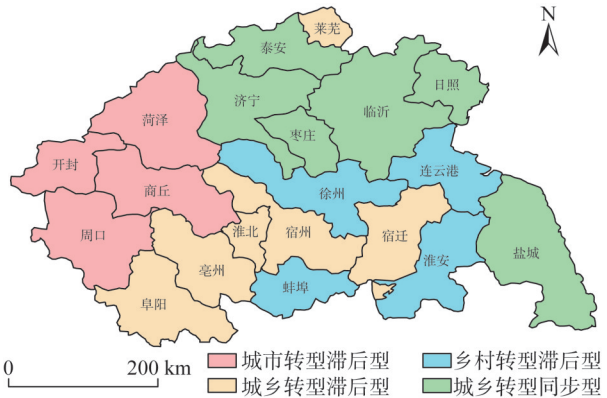


图5 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分类

Fig. 5 Spatial cluster of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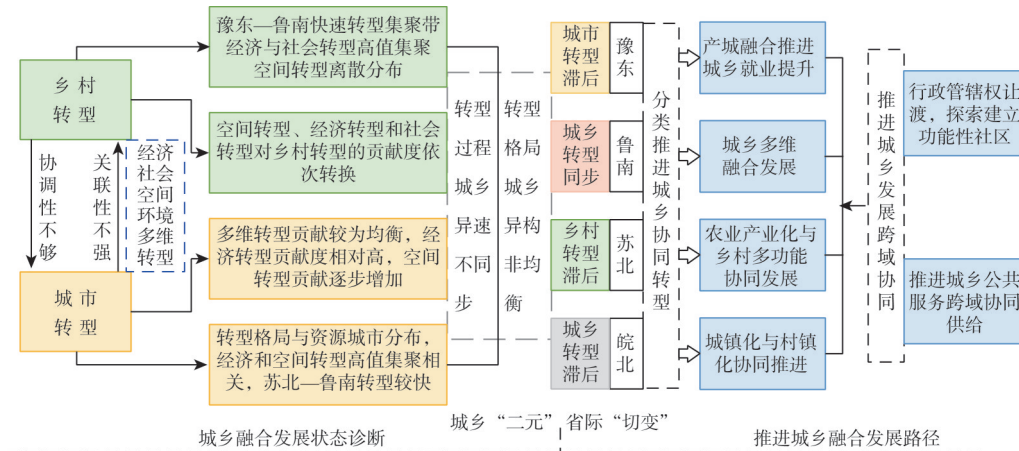


图6 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的状态与路径

Fig. 6 Status and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2.3.1 分类推进城乡协同转型的路径

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的过程异速与空间异构导致了其地域类型的多样性，针对城乡转型的不同类型，推进淮海经济区城乡协同转型的路径包括：农业产业化与乡村多功能协同发展、产城融合推动城乡就业提升、城镇化与村镇化协同推进和城乡多维融合发展等。

(1) 农业产业化与乡村多功能协同发展。主要针对淮海经济区乡村转型滞后地市，面向乡村经济社会转型的相对滞后，一方面要通过农业产业组织的制度创新，克服“小农”生产弊端，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组织化水平，延长农业产业链，不断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竞争力，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乡村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发展，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推进农业产业化，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要利用该类型区城市转型较快的有利条件，激活“涓滴效应”，积极引导城市要素向农村流动，推动乡村“三

生”空间逐渐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型，加快提升乡村的生态保育和文化遗产功能，积极发展旅游观光、健康养老、民俗体验等新产业，形成乡村新“消费空间”。

(2) 产城融合推动城乡就业提升。主要针对淮海经济区城市转型滞后的地市，加快城市转型发展的重点是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特别是面向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困境，积极推进产业和城市的功能融合、空间整合和结构匹配。优化协调产业集聚功能与城市承载功能，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产业、新业态为导向，加快产业转型，集聚创新资源，推动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同时，大力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合理布局公共服务设施，通过城镇承载功能的提升带动产业集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入工业部门和城镇就业。着力通过产业发展—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口集聚，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从而形成产业—城镇—人之间良性互动、持续融合的发展格局^[15]。

(3) 城镇化与村镇化协同推进。主要针对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双滞后的地市，通过推进梯度城镇化战略，形成以中心城区、特色小镇、中心镇、集镇和新型农村社区为载体的“城镇化+村镇化”的城乡双转型格局，在功能服务和要素流动上促进城—镇—村梯次协同与交互。加快提升中心城区和经济开发区的集聚功能，积极推进中心镇、工业园区和集镇专业市场等平台建设，集聚产业、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形成不同层级的增长极。充分发挥小城镇的城乡纽带作用，不断提高其承载力、集聚力和吸引力，通过特色小镇的建设，承接城市地区产业转移、集聚村镇原分散布局的产业、吸纳返乡人员创业、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进城乡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4) 城乡多维度协同融合发展。主要针对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同步型的地市，着力加强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动城乡功能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互动融合、共建共享，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重点优化城乡功能布局，建设生态、生活和生产融合的城乡空间；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使产业成为城乡资源要素融合互动的重要载体，加快建设统一的城乡生产要素市场，推动适合农村发展的优质要素资源合理地向农村自由流动；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推动市政公共设施向城郊乡村、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延伸，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3.2 加快构建城乡发展跨域协同的路径

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的类型分布呈现出省域集聚特征，城乡发展的省际“切变效应”明显。以打破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困境为突破点，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实现城乡公共服务跨域协同供给。探索建立淮海经济区城市主体间协同机制和联动模式，推进多层次、多样化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

(1) 创新跨域协同治理的机制体制。创新组织体制，搭建跨行政区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组织，建立“多中心”和多元关系的治理机制。超越省级行政区划，编制涵盖经济区内各等级城市、各行政主体以及各功能区的大区域规划。创新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政策执行制度，尝试建立跨区域的功能性特区——城乡融合发展创新试验区，探索推行试验区内行政管理管辖权的让渡，把本来属于几个省的行政管辖权由功能性特区统一行使，加快推进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从而有效解决跨域发展碎片化的难题。

(2) 推进城乡公共服务跨域协同供给。探索实施倾斜扶持政策，改善省际交界区域

公共服务配置标准和供给途径,着力突破淮海经济区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上的“末梢化”、公共服务配置的“内敛化”的困境。推进区域交通、环保、信息等城乡基础设施共享共建,教育、医疗、文化等城乡公共服务的跨域协同供给。以区域城乡需求为核心,分层次推进公共服务协同供给,建立公共服务资源调配机制,整合公共服务供给过程,构筑协同供给网络,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由从碎片化向整体协同化转变。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对淮海经济区现状特征的系统梳理,剖析了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基于城乡地域系统视角,通过乡村转型和城市转型多维定量评价,揭示城乡转型的多维相关和格局演化特征,并通过比较聚类划分城乡转型地域类型;最后提出推进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1) 作为苏鲁豫皖四省的交界区域、国家级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资源型城市集聚区域,淮海经济区的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两分离一切变”导致的“三不足”的困境。即乡村的“居业分离”、城市的“产城分离”和省际交界区的“切变效应”,从而使得乡村转型的内在动力不足,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力不足和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区域协同力不足。

(2) 淮海经济区的城乡转型是多维度共同影响过程。经济、社会、空间和环境等多维转型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城乡转型发展,经济转型始终是影响城乡转型的主要维度,但也存在分维影响的阶段性演化,乡村转型中空间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较高贡献度依次转换,城市转型中各维度的贡献较为均衡,经济转型影响稍大,空间转型贡献度亦有增大趋势;同时,淮海经济区的城乡转型过程的城乡异速不同步,导致了空间格局城乡异构非均衡特点,其集聚性与离散性演化进一步证实该区域城市转型与乡村转型的关联性不强、协调性不足;通过城乡转型的比较与聚类,揭示出淮海经济区城乡转型类型分布的省域集聚特征,分布着乡村转型滞后型、城乡转型同步型、乡村转型滞后型和城乡转型滞后型等地域类型,这也验证了省际交界区城乡发展“切变效应”的存在。

(3) 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主要是推进城乡协同转型和城乡发展跨域协同。基于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的困境和城乡转型的类型,推进城乡协同转型的路径包括:农业产业化与乡村多功能协同发展、产城融合推动城乡就业提升、城镇化与村镇化协同推进和城乡多维融合发展等;推进城乡跨域协同发展的路径包括:创新跨域协同治理的机制体制,探索推行区域内行政管理管辖权的让渡,建立跨区域的功能性特区,推进城乡基础设施的共享共建和公共服务跨域协同供给等。

淮海经济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其城乡转型也具有典型的二元性,即转型过程的城乡异速不同步和转型格局的城乡异构非均衡并存,城乡发展的内敛性与切变性相伴。省域作为我国运用政策工具和整合资源最完整的行政层级,其行政施策闭合性、有界性的特质,使城乡融合发展在省际交界区受到“碎片化”的阻挠,这种行政权力和责任的碎片化造成了规模不经济、外部性与共同资源的使用问题等困境^[16]。本文面向省际交界区域的城乡转型提出推进其融合发展路径,但其理论依据尚存不足,深化研究将尝试运用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ICA),探讨不同区域层级之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机制;此外还要进一步挖掘乡村转型与城市转型之间关系,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有重要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金成武.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理论融合: 兼谈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借鉴. 经济研究, 2019, 54(8): 183-197. [JIN C W. A critical reference to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base on Chines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9, 54(8): 183-197.]
- [2] 杨志恒.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溯源、内涵与机制分析.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9, 35(4): 111-116. [YANG Z H. Theory, connotation and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19, 35(4): 111-116.]
- [3] 何仁伟.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 地理研究, 2018, 37(11): 5-18. [HE R W.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y,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1): 5-18.]
- [4]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LIU Y S.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 [5] 叶超. 空间正义与新型城镇化研究的方法论. 地理研究, 2019, 38(1): 146-154. [YE C. The methodology on spatial justice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146-154.]
- [6] 陈坤秋, 龙花楼. 中国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2): 221-235. [CHEN K Q, LONG H L. Impacts of land market 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2): 221-235.]
- [7] 杨忍, 文琦, 王成, 等.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 探索与思考: 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4): 890-910. [YANG R, WEN Q, WANG C, et al. Discussions and thoughts of the path to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Notes of the young rural geography scholar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4): 890-910.]
- [8] 李文荣, 陈建伟. 城乡等值化的理论剖析及实践启示. 城市问题, 2012, (1): 22-25, 29. [LI W R, CHEN J W.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urban-rural equivalents. *Urban Problems*, 2012, (1): 22-25, 29.]
- [9] 戈大专, 龙花楼, 李裕瑞, 等. 城镇化进程中我国粮食生产系统多功能转型时空格局研究: 以黄淮海地区为例. 经济地理, 2018, 38(4): 147-156, 182. [GE D Z, LONG H L, LI Y R, et al.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multi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Huang-Huai-Hai Plain.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4): 147-156, 182.]
- [10] 贺雪峰. 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的乡村振兴.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18(5): 1-7. [HE X F. Rural vitalization under the urban-rural dualistic structure system.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18(5): 1-7.]
- [11] 景普秋. 资源型区域矿—城—乡冲突及其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发展研究, 2013, 20(5): 146-151. [JING P Q. Studies on mine-urban-rural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in resource-based regions.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3, 20(5): 146-151.]
- [12] 周伟. 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 理论预期、实践难题与路径选择. 甘肃社会科学, 2015, (2): 171-174. [ZHOU W.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ross-domain public issues: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path choices. *Gansu Social Sciences*, 2015, (2): 171-174.]
- [13] 朱传耿, 王振波, 仇方道. 省际边界区域城市化模式研究. 人文地理, 2006, 21(1): 1-5, 128. [ZHU C G, WANG Z B, QIU F D. Study on urbanization model of provincial border-regions. *Human Geography*, 2006, 21(1): 1-5, 128.]
- [14] 曹智, 李裕瑞, 陈玉福. 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 地理学报, 2019, 74(12): 2560-2571. [CAO Z, LI Y R, CHEN Y F. Approaches to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12): 2560-2571.]
- [15] 颜丙峰. 产城融合发展的现实考量与路径提升: 以山东省产城融合发展为例. 山东社会科学, 2017, (5): 184-188. [YAN B F.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path enhancement of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17, (5): 184-188.]
- [16] FEIOCK R. The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framework.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13, 41(3): 78-81.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 of urban-rural transition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MA Xiao-dong^{1,2,3}, LI Xin^{1,2,3}, GU Xiao-bo¹, HU Rui¹

(1. School of Geography, Geomatics & Planning,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China; 3. Research Base on Characteristic Town-Village Construction and Land Management,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China)

Abstrac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not only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but also the shaping process of urban-rural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that is to sa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an provide dynamics for urban and rural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is the physical performanc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takes Huaihai Economic Zone (HEZ) as the study area to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ith multi-dimensional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and lastly to put forward the measures of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HEZ is facing the predicament of 'three deficiencies' caused by the 'two separations and one shear effect', that is, the separation of 'settlements and agriculture'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the sepa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and the 'shear effect' in provincial border areas. These deficiencies lead to the insufficient internal dynamics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insufficient power for urban radiation to rural areas, and insufficient regional synergy among different provinces on urban-rural public service supply, respectively. (2) The state of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in HEZ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dimensional correlation of various driving factors, asynchronous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peed and heterogeneity and disequilibrium in spatial pattern. Through comparison and cluster analysis,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in HEZ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lag, rural transformation lag, urban transformation lag and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synchronization.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has distinct provinc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verifying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HEZ is not strong, its coordination is also not enough, and it has the 'shear effect' among provinces. (3) The key measures of promoting the urban-rural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of HEZ from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lie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of 'dual structure' in urban-rural area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 coordinated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areas by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ross-domain collaboration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provincial border areas.

Key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cross-domain collaboration; Huaihai Economic Zone